

章启群 北大美学
主编 研究丛书
(第三辑)

The Chinese Aesthetic History: 1900-1999

章启群·著

百年中国 美学史略

增订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

The Chinese Aesthetic History: 1900-1999

章启群◎著

百年中国 美学史略

增订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中国美学史略 / 章启群著. — 增订本.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8

(北大美学研究丛书. 第3辑)

ISBN 978-7-220-10868-6

I. ①百… II. ①章… III. ①美学史—中国—20世纪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8109号

BAINIAN ZHONGGUO MEIXUESHILÜE

百年中国美学史略(增订本)

章启群 著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王定宇
王定宇
蓝狮文化 / 李其飞
戴雨虹
梁 明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制 作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65mm × 235mm
23
352 千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868-6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主编寄语

三“木”成“森”，三“人”成“众”，三“火”为“焱”。在这套丛书的第三辑即将面世的时候，我觉得再继续“潜水”，不说几句话，实在有愧于作者，也有与读者躲猫猫的嫌疑。

用现代汉语言说和写作美的历史，与北京大学具有血肉之关联。中国大学开出第一堂美学课在北大，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美学著作的作者在北京大学，几乎所有现代中国美学巨匠都在北大。北大培养的美学专门人才，是中国任何大学科研院所的数倍之多。北大人出版的美学著述及其影响，中国的任何其他学校、单位难以望其项背。北大可谓现代中国美学之渊薮和滥觞。细细罗列这样的辉煌，似乎不需多费力气，亦难以尽言。而有幸进入北大研习美学者，受前辈精神之熏染，得大师思想之滋养，寸草春晖，岂敢言报恩于万一！然献曝之忧终不能绝，况学术之薪火相传，不能截断于吾辈，故而有本丛书之面世。

丛书第一辑和第二辑分别在安徽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辑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现象大概只能用缘分来解释。我自1993年以来没有申报任何国家科研项目。在没有任何政府和个人资助的情况下，这套丛书至今将出版三辑共13本，在某种程度上亦验证了我的信念。因为我坚信，21世纪的中国，在任何情况下，纯粹学术一定能够找到适当的土壤，得以生存和发展。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要有新科学、新技术，还要有新文化、新学术。为这个信念而做出的坚守，其意义甚至比学术本身更大。

《淮南鸿烈》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谓惊天地泣

鬼神！使用汉字是个极为神圣的事业。中国民间千年来素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我辈假学术之名，操三寸之管，下笔千言，惟祈戒甚慎甚。然学养功力毕竟有限，期盼天下方家不吝示教。念兹在兹，是祷是祝！

章启群

戊戌正月廿一，岁次2018年3月8日

目 录

序：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性问题	_ 001
----------------	-------

上 编

第一章 王国维的美学研究：在中西学术交叉口的思考	_ 015
--------------------------	-------

第一节 西学与美学	_ 016
-----------	-------

1. 纯粹、独立的学术理念	_ 017
---------------	-------

2. 美学初识	_ 020
---------	-------

3. 《红楼梦评论》	_ 025
------------	-------

第二节 中国哲学辩证：中国美学的基础	_ 029
--------------------	-------

1. 性、理、命	_ 030
----------	-------

2. “中庸”的解读和翻译	_ 035
---------------	-------

第三节 从“古雅”到“境界”	_ 042
----------------	-------

1. “古雅”说	_ 042
----------	-------

2. “境界”说	_ 047
----------	-------

第二章 蔡元培的美学研究：以美育代宗教	_ 054
---------------------	-------

第一节 中国哲学史的学术观念	_ 054
----------------	-------

第二节 西方美学：理论和历史	_ 056
----------------	-------

第三节 以美育代宗教	_ 061
------------	-------

附：梁启超的“趣味”说和美育观	_ 067
-----------------	-------

第三章 邓以蛰和滕固的美学研究：艺术的思考 _ 071

第一节 邓以蛰的美学研究：艺术·诗·历史 _ 071

1. “纯形世界”的艺术 _ 072

2. 诗与“境遇” _ 074

第二节 滕固的美学研究：中国艺术史与美学 _ 080

1. 艺术的特质 _ 081

2. 体验与艺术 _ 084

3. 节奏与艺术 _ 087

4. 中国艺术研究（一）：艺术与宇宙观 _ 091

5. 中国艺术研究（二）：艺术与不同文化交流 _ 094

6. 中国艺术研究（三）：艺术的演进和时代特征 _ 097

7. 中国艺术研究（四）：古代音乐性质及功能 _ 098

第四章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

现代中国美学的体系意识、观念和方法 _ 104

第一节 中国形上学及其最高境界 _ 107

1. 中、西形上学之差异 _ 107

2. 象与数：世界的呈现与规律 _ 111

3. 流动不息的时空 _ 117

4. 中国形上学的艺术境界 _ 121

第二节 中国艺术的理想与特质 _ 128

1. “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 _ 130

2. 宇宙观：中、西艺术差异的根本 _ 134

3. 中国艺境 _ 142

第三节 中国美学研究的独特方法 _ 144

1. 关于中国古代工艺的美学思考 _ 147

2. 中国美学史的体例、范式和问题 _ 153

附：于民的“气化谐和”论 _ 162

第五章 徐复观的美学研究：什么是中国艺术精神？	_ 174
第一节 为人生的艺术——孔子的最高境界与音乐	_ 177
第二节 庄子与中国艺术精神	_ 184
第三节 究竟什么是中国艺术精神？	
——对徐复观观点的质疑	_ 186
问题一：庄子的“道”与中国艺术的最高意境是否相同？	_ 186
问题二：《庄子》中的得“道”者是否具有一种艺术的精神或境界？	_ 188
问题三：庄子有自然美的观念吗？	_ 194

下 编

第六章 “美是典型”说——蔡仪的美学研究和理论	_ 201
第一节 《新美学》的历史唯物论	_ 202
第二节 “美是典型”与“美的规律”	_ 205
第七章 “物的形象”说	
——朱光潜“主客观统一”论的现代学术意识	_ 210
第一节 “物甲”与“物乙”	_ 211
第二节 思辨的与实证的	_ 217
第三节 朱光潜美学与20世纪西方哲学	_ 222
第八章 “积淀”说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及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回归	_ 230
第一节 从“自然人化”到建立“新感性”	_ 232
第二节 《美的历程》	_ 238
第三节 儒学回归	_ 241

下编小结 _ 248

附录：北京大学美学学科史（1912—2012） _ 250

编 外

一 “实践美学”为什么走向终结？ _ 287

二 美学与新文化 _ 304

小引 _ 304

议题一：从“四部之学”到“中国美学史” _ 307

议题二：以美育代宗教 _ 315

议题三：美学与“文以载道” _ 327

小结 _ 338

三 美学的范式、问题和史料——一个论纲或断想 _ 341

主要引用书目 _ 356

跋 _ 357

再版后记 _ 360

序：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性问题

任何学科里的核心问题总是非常专门化的，能够真正讨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人被称为“专家”。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在一些学术的前沿问题上，只有极少数专家才有真正的发言权。就像只有少数专家能够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人人都能够真正理解康德的美学思想。因此，进行严肃的美学学术研究工作，在本质上说与研究物理学的前沿问题一样，需要严格的专业训练和艰难的理论探索。学术研究离开专门化的轨道，就会泛化，也就是非学术化。

在美学领域，诸如“美的本质是什么”“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等问题，都属于美学学科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不同于“我喜欢红颜色”“我喜欢柴可夫斯基”“我喜欢林黛玉，不喜欢薛宝钗”等问题。后者只是表述一种个人的爱好，无须进行论证。而对于前者的回答则是一种学术的探索。20世纪中国出现的所谓“美学热”，就是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学术研究的一种群众运动，是非学术化倾向最典型的表现。^①

中国学术研究的非学术化倾向至今仍未消失，只是变换了一些名目和花样而已，美学界的情况更甚。这仍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大患。

^① 关于“美学热”的现象及其原因，可参见祝东力：《精神之旅——新时期美学与知识分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该书从思想史的角度，以独到的眼光和鲜明、犀利文笔，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论述，揭示了当代知识分子与美学研究的思想历程，同时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国当代思想发展的线索。这是目前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外部原因和条件所作出的最好的研究，是一本颇具思想深度的力作。

清理中国美学研究中非学术化倾向的根源，应该从检索20世纪中国学术的整体情况入手。

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有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几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大家、权威，都出现在50年代以前。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虽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中国的学术却辉煌灿烂。我们不仅看到以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所展示的崭新的学术境界，也看到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对传统学术所作出的精彩阐发。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可谓大师辈出、权威云集。仅哲学一科，即有胡适、洪谦、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钱穆、贺麟、宗白华、张岱年、王宪均、艾思奇等名家。这种群星灿烂、异彩纷呈的景象，在几千年的中国学术史上也不多见。

令人奇怪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大师和权威，中国学术似乎停滞甚至是倒退了。随着这些学术大师的自然逝去，有些学科的学术研究基本上终结了。有人把钱锺书的逝世说成是当代中国最后一个大师的消失，并非危言耸听。这些大师和权威至今仍然矗立在许多领域的峰巅。当下学人只能在这些前辈的阴影下徘徊、摸索。人们已经失去超越他们的勇气和信心，而常常把接近这些大师和权威当成一种莫大的荣誉。

这种整整一代人落伍的原因，是当下中国学术研究非学术化倾向的总根源。这种带有全民族整体性的学术停滞和倒退的现象，应该是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①

中国学术的这种整体的状况决定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命运。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蓬蓬勃勃的景象。以蔡元培、朱光潜为代表的学者对于西方美学作了完整、系统的介绍。多种美学思

① 我认为，造成这个原因是多种的，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有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观念的因素。彻底反传统的文化观念，影响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传播、道德行为甚至审美趣味。在这种彻底反传统的过程中，不可否认有些工作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一种深远的历史负面效应。

想和理论渐渐成型，尤其是从王国维到宗白华的美学研究，已经勾勒出中国美学自身建设的大致轮廓。正如一场精彩纷呈的大戏开幕之前，已经奏出了有声有色的序曲。但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这种富有生机的景象被一种肤浅的、表面化的喧闹所代替。除了与意识形态相关的一种美学理论呈现出畸形的繁荣以外，其他的美学理论和思想几乎无学可谈。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美学大讨论”，虽然规模和声势不亚于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大跃进”运动，然其学术意义大概仅仅能与80年代哲学界的“真理大讨论”相似。论战中有所谓“四大派”之分，实则只有一家（后来四大派的逐渐统一就是一个证明）。其代表理论就是“实践美学”。

因此，不难看出，20世纪的中国美学与整个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术命运几乎完全相同。

2

中国美学研究非学术化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学术与意识形态的缠绕。

从20世纪初的文化论争开始，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混淆学术与意识形态的现象。学术界的这种现象与中国当时的历史现实具有内在的关联。在面临亡国灭种的救亡运动中，任何学术的讨论都自然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纯粹的学术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典型的学术与意识形态互相缠绕的一场争论。

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任何人难以否定的，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难以分割。但是，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毕竟有着严格的界限。例如，我们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称作学术著作，却不能把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称为学术论文。前者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典范，尽管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而后者只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历史上有些意识形态的斗争具有真理的性质，不能一概否认它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价值和意义决不能取代学术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从批判胡适、胡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几乎达到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程度。这样的论战文字具有什么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有些人把一些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宣传口号当

作学术问题，而把一些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为正常的学术争论设置禁区，也把很多学术讨论导向误区。

用意识形态的斗争来代替学术争论，最终败坏了学术的风气。滥觞于20、30年代的某些文化争论的恶劣学风，在“文革”的大批判文章中达到登峰造极，形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特殊写作范式。这种文章和著作缺少学术的规范和尺度，在观念上偏狭，在方法上僵化，在文风上霸道、恶劣，把所有的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让学术讨论变成一种政治交锋。人们常常因为一本书、一篇文章甚或一句话而被迫害、坐牢，甚至丢掉性命。在当时的中国居然出现了“思想犯”这种文明社会中不可思议的现象。在这种恶劣的文风影响下，学者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一旦被抑制，真正的学术研究必然会冷落、荒芜，而庸俗、浅薄的观念则自然疯长。检视一下20世纪，尤其是5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术，可以看出这种恶劣学风的危害实在难以估量。从根本上说，这种恶劣的学风的最大恶果，是最终消解了人们对于真正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尊重、敬畏，消解了很多学者对于学术的虔诚和良知。当下学术界出现的一些违规和腐败现象，最终的根源亦在此。

学术与意识形态混为一体的另一消极影响是在人们的心理惯性上。中国美学界的很多学者把这种吵吵嚷嚷的闹剧式的政治运动，当作严肃、专门、冷清的学术研究的唯一方式。他们在经过“美学大讨论”的表面的热闹之后，对于当下美学界的所谓“沉寂”的状况产生一种失落感，常常怀念昔日的“热烈”与“辉煌”，哀叹今日中国美学界的“衰败”与“没落”。很多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教授们在今天的状况下，对于美学的学术研究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因此，在中国美学界，近年来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很多学者进行了学科转向。其中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研究美学的经历看作是一段“弯路”或“歧途”，大有悔不当初的心境。另一些人仍然与意识形态“接轨”，把美学研究当成一种政治宣传的手段。还有一些为数不少的人则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半推半就地溜入名为“大众文化”的大市场，与矫揉造作、小资情调的“时尚—休闲”文化融为一体（注意：是“融为一体”而不是“研究”大众文化），参与到诸如明星绯闻、足球黑哨、绑架撕票、娱乐

保健、主持人“随笔”等现代社会光怪陆离的媒体炒作大杂唱。^①这种工作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已经远离了真正严肃、艰苦的美学学术研究本身。

悖谬和荒诞还在于，有些人公然论证这些属于娱乐层次的大众文化，是中国美学在新时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由此不仅可见美学研究的非学术化倾向在一些人的心中根深蒂固，还看出中国美学研究的正途在学术界仍处于云山雾罩之中。

3

中国美学研究的非学术化倾向，还与学术研究的观念和方法问题有关。

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以后，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转型与改造，就成为中国的传统学术在现实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其中人文学科的建设显得尤为艰难。就像“什么是中国哲学”（What is chinese philosophy?）而不是“什么是在中国的西方意义上的哲学”（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China?）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界的困惑一样，“什么是中国美学”的问题，至今也横亘在我们艰难探索的途中。应该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美学这门学科的认识。

现在我们知道，与汉语“美学”相对应的英文“aesthetics”一词，最初以拉丁文“aesthetica”面世，来源于古希腊语“aesthesis”，原义是“感性学”。据考察，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汉字“美学”一词的，是德国来华传教士花之安（Emst Faber）。1878年，他以中文写作出版了《大德国学校论略》（后重版改名为《泰西学校论略》或《西国学校》）一书，在介绍西方“智学”课程时，使用了“美学”一词。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汉字“美学”一词的出处。这以后，“美学”一词在出版物中又出现数次。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也使用了“美学”一词。1902年，王国维翻译日本学者牧漱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和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时，较为完整地介绍了“美学”的相关内容。后来学界一直认为是王国维首先从日本把“美

^① 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文人给国民党政府从“帮忙”到“帮闲”，最后只有“扯淡”。见识一下有些主持人的“随笔”，就能体会到汉字“扯淡”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学”一词引进中国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①

把“aesthetics”不是直译成“感性学”而是意译为“美学”，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体察到最初进入这个领域的学者们的苦心。他们实际上已经明确认识到：东西文化中的一些内在精神是能够在文字的表层意义上直接对译出来，而是恰恰相反，只有通过这种充满意蕴的传神译法才能传达和沟通东西文化的内在思想和精神（与此相似的还有英文“metaphysics”翻译为“形上学”，而不是直译为“物理学之后”或“元物理学”，“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而不是直译为“爱智学”等）。从王国维将“美学”这一名称在中国的学术领域中正式确立并传播开来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他对于“aesthetics”的精神和思想已经具有内在的理解与把握。我们可以认为，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个自觉的美学家。^②

问题可能首先在于，美学对于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什么是中国人的美学？毫无疑问，在中西思想文化交会已经几个世纪，而且已经被称为是“地球村”时代的今天，中国美学的建设定然不能封闭自己，而是要以一种开放的观念和胸襟来贯通中西，融汇古今。然而，这种开放的观念绝对不是一个断裂中国的学术传统，来建立一种无根无本的西方文化的中文注释本的理由。因此，只像古人那样，做做传统的诗话、词话、书论、画论、“园冶”“闲情偶记”之类，当然不能算是现代中国的美学。但是，另一方面，只是不加批判地移植西方美学的“美”和“艺术”的概念来建立中国美学，把“美”和“艺术”作为中国美学的中心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那样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美”和“艺术”，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历史中演化而来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历史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简单照搬西方美学的概念，不能从根本上把握到中国人艺

① 见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载《文史知识》2000年第一期。另外，有人认为是日本学者中江肇民首次将其翻译为汉字“美学”，后来在19世纪末流入中国。也有人认为，今日美学学科的名称，可能是最初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又从日本传回中国来。

② 我并不否认中国古代具有美学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但是，这是属于美学史意义上的美学家。就像西方把鲍姆嘉通作为美学之父，而并不否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是美学思想家一样。

术理想和美感体验的精髓。因此，进行严肃的中国美学研究，不仅需要对方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体悟与精确的把握，也需要对中国传统学术和艺术有着精深理解和深切领会。这对一个中国学者来说，在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上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历史也证明，真正对20世纪中国美学做出贡献的人，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

因此，建立现代中国美学，既需要参照西方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又必须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建立中国美学，必须要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本质的、内在的“转换”，而不是外在的“置换”。任何试图割断自身血脉的学术“置换”，不仅是一种舍本求末之举，实质上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面前，这种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不仅是一种学术创造的前提和需要，还具有一种强烈的文化生存观上的现实意义。

在王国维的美学著述中，“美”这个概念没有占据中心地位，他没有集中讨论关于美的理论问题，更没有讨论中国古代哲人或艺术家谈美的论述。他在融汇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提出诸如“古雅”“意境”（“境界”）等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王国维之后来者如宗白华等人，沿着这条对于美学有着内在体悟的道路，艰难探索，并且有着不菲的成就。

在宗白华看来，要把握中国美学的本质，既不能把它理解为简单意义上的传统艺术学，也不能完全根据西方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美学。他的重点是打通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在根本观念“道”上的一体性，链接中国人的宇宙观与中国艺术理想之间的内在关系，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由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试图建立的形上学体系，实质上就包含着对于中国美学思想的总体构想，甚至可以认为，他的形上学就是一个中国美学的体系。^①而他对于中国艺术的阐发，又伸展到中国哲学的根本观念。

① 参见王锦民：《建立中国形上学的草案——对宗白华〈形上学〉笔记的初步研究》，载《美学的双峰》第523—52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在具体方法上，宗白华着重把握的是中国哲学思想与艺术作品这两端，即对于中国形上学，揭示出其中的艺术精神和意蕴，而对于中国艺术具体作品的理解，要达到哲学层面的解释。在宗白华看来，真正成为中国美学问题的，也在于这两者之间。

因此，宗白华对于中国形上学、中国艺术以及中国美学的思考是一个全面、精深的整体。他特别强调不能仅仅从古代思想家、哲学家的理论中来研究中国美学，而是要以艺术作品本身为立足点。他认为中国美学要总结、发现中国各门艺术中的美的理想，了解中国古人的审美追求和观念，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及其历史。即使是谈论哲学家、思想家的某些美学观点，也要结合具体的艺术实践活动来进行分析、论证，达到把哲学和艺术作品联系起来研究的综合效果。宗白华基于这种观念和方法，对于中国美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譬如意象与意境、艺术与道等，作了精湛的论述和阐发。可以说，宗白华对于中国美学思想的思考不仅精深细密，而且内在贯通，涉及古代中国人的审美、信仰、宇宙观、伦理、礼仪、风俗、器具等广阔的领域，形成了一个从艺术到哲学、从思想到作品、从文化到生活的理论整体。很显然，宗白华对于中国美学的理论表述远远超越了简单照搬西方美学概念的方法。他的中国美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

但是，这种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美学研究与探索，在20世纪下半叶却中断了。

与这种内在体悟的研究方法相反，在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中采用最多、最广泛的方法是一种外在模仿的方法，即是从西方美学的基本概念出发，来论述中国古代的思想，建构某种理论体系。比如，把中国古代一些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关于美和艺术的论述综合起来，进行归纳、整理，分门别类，然后得出所谓中国古代美学发展的几条“线索”，并由此总结出一些美学的“发展规律”，等等。在当下中国标明“美学”的汗牛充栋的著述中，绝大多数则是属于这一类的产品。这种按照西方的哲学、美学理论来构造的汉语美学文本，甚或也叫作“某某学派”，实际上与中国人的审美经验相去甚远，从根本上背离了美学的真正精神和本真含义。时下国人创造的五花八门的所谓“生命”“存在”或“后什么”的美学，就是这种美学研究观念和